

银杏的记忆

“玉纤雪腕白相照，烂银破壳玻璃明。”宋代张无垠的《咏银杏》把银杏那白亮亮的果实展露出来，每当我看到那银白色的果实，都会想起儿时去打银杏果，以及母亲煮的那碗银杏粥。

小时候住在部队，一楼门前的大路和屋后的树都像规章制度般整齐划一，数量多的是水杉，六棵为一纵，横排则顺着三层楼房一直延续下去，从后窗口望出去看不到头，一排排笔直地竖向天空。水杉最前排靠近后窗口的地方种的就是银杏，一棵银杏一排水杉，就像阅兵式中走在最前面的领队。银杏树一年三景，春夏季翠绿，秋季金黄，冬季嶙峋。彼时顽皮的我居住在这美轮美奂的树旁竟未察觉景色的美，印象深的反而是它的果实，每当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，就到了打果子的时候了。

银杏树高大，打果子要用长竿子，两根中等粗细的竹竿用布捆绑结实，够长了，就顺着树绕圈，朝着果子多的地方一阵噼啪啪，果子似下小冰雹般地掉落下来。打得人振动着手臂，一脸兴奋，好似有使不完的劲。蹲在半径外边的人紧紧盯着掉落的果子，防止砸到小脑袋瓜子，算计着果子掉在草丛里的方位，等打果子的人停下来歇息，如猎豹出击般奔向刚才算好的地方，准能捡小半篮子。

有时打果子是临时起意，没有长竹竿，我就去树林里找石块。石块的大小、重量有讲究，太小了打不下来，太大的扔不高，所以要找刚好够手的。我准备好一小堆石块，在外围转下，看看果子聚集的枝头，再走到树下顺着树干向上看，对低位的果子也做到心中有数。如此，退出来稍远些，贴着楼房一侧向树上发起攻击，这样掉落的石块不会因为反弹打碎楼房住家的窗玻璃。石块一个接一个地旋上去，有的直接命中，果子就俯首帖耳，认命般的掉落；有的打在树干上，发出嗡嗡的震动声，仿佛大树对我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表示抗议和不满。这种方法打的数量不多，不过因为自己手上的准头而更有成就感，是男孩子的最爱。一场下来也总有百八十颗果子，用袋子装着，虎虎生风地走进家去，放在厨房等待母亲去肉留核，我喜欢看母亲脸上那不说话的表情。

银杏的果肉没啥用，要取出里面的核。成熟银杏的皮肉是有腐蚀性的，不小心沾上了，手会脱皮，过敏。这一步母亲不让我们碰，都是自己来的。处理好了风干，干透的果核真是白啊。母亲喜欢用银杏果煮粥，敲碎了外壳，一分为二，去除里面的绿芯，然后放在白米里一起煮。银杏粥有点清苦味，小孩子总是喜欢吃甜的，于是母亲就放勺糖，哄着我吃，告诉我吃点果子不容易咳嗽，有助于增加记忆力。有没有增加记忆力我不知道，不过吃了银杏粥，体质弱的我，经常咳嗽的毛病倒是好了些，不由对这微苦之物有些好感。

长大之后，自己家里一直保留着吃银杏果的习惯，时不时的买些，炒菜的时候放几颗，增加味道，搭配色彩。煮粥时也爱放些，白糯的粥中泛着微黄的果粒，给孩子配上一勺蜜，对这样甜蜜蜜的粥，孩子自然不会拒绝。我会用保温盒装好一些带给母亲尝，让她评价一下煮的如何。母亲吃着粥，笑着对我说，比她那时煮的还好，这手艺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只是在我心中，母亲哄着我吃的那碗银杏粥才是最香、最美的。

喜欢过节

小时候，村里的孩子都盼着过节，只是那时候节日很少，加上父母种地忙，没有时间陪孩子，只有在端午节、中秋节和春节才会热闹些。所以这几个节日也被我们期待着。与其说我们期待着过节，不如说我们期待着一顿美食。

那时候的美食也很简单，比如端午节，母亲也只能给我们每人煮一只咸鸭蛋，因为此时正在忙着收麦子，母亲连粽子都没时间包。中秋节又赶上秋收，那时候我们总是在想：为什么每个节日都赶在农忙的时候？为什么农闲的时候不能过节呢？那样我们是不是可以享受更多的美食呢？

中秋节的时候，母亲也会奢侈一下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光儿，给你一个任务，去逮一只大公鸡。如果你能逮住，咱们中午就有鸡肉吃了。”我笑着答应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那时候我们家养了好多大公鸡和母鸡，母鸡要留着下蛋，公鸡是来客人时，或者过节时的一道硬菜。一只大公鸡可以烧上一盆鸡肉，有时候母亲再放一把豆角或者几只茄子，足足有大半锅了，整个院子里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

然而抓鸡却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为村里的鸡都是散养的。尤其是公鸡，它们每天晚上都不进鸡笼里，大多数都飞到院子里那棵樱桃树上休息。当我蹑手蹑脚地朝大公鸡走去的时候，它们好像知道我来者不善，开始四处逃窜。我追了这只，追不上，就去追那只。当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，那些鸡还在和我“捉迷藏”，远远地瞄着我。我虽然很累，但是一想到美味的鸡肉，脚下不由得又生出许多力气。

就在我准备再次对那些大公鸡发出冲锋的时候，父亲从地里回来了，他教给我一个办法，“光儿，你追大公鸡的时候，不要每一只都去追，要盯住一个目标。以后做事也要这样，才能用最短的时间做好一件事。”我听了父亲的话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我开始瞄向那只芦花鸡，它往哪跑，我就往哪追，终于把它堵进一个死胡同里。芦花鸡累得一头扎在地上，我伸手把它抱住，顾不得去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带着胜利者的微笑，把芦花鸡递给母亲。剩下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，我只管等着吃那美味的鸡肉了。

相比之下，春节是一个很悠闲的节日。整个村里的人都不再忙碌，大家那些天只为一张嘴忙活，脸上总是堆满了微笑。我们穿着新衣服，吃着可口的饭菜，除了开心还是开心。只是当正月十五过完之后，我们的心里只剩下期盼了。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节日越来越多了。几乎每个月都有节日，大家不光过自己的节日，还去过国外的节日，甚至还自己创造节日。让人到中年的我有些跟不上节奏。前段时间，我下班回来，妻子皱着眉头对我说：“你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也不给我发红包。”我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。妻子还提醒我：“你翻翻日历看看。”我掏出手机，找到日历，对她说：“今天是5月20日，不是什么节日啊？”妻子摇摇头，“看起来你真的out了，你应该上网看看，刷刷抖音，就知道今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了。”我打开朋友圈一看，到处都是晒红包截图的，女性居多。有52的，也有520的，还有5200的。我好像明白了，赶紧给妻子发个红包。妻子的脸上顿时多云转晴，我笑着摇摇头，“我的钱还不都是你的钱吗？”

“那不一样，过节就得有仪式感啊！”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们开始过521了，不得已，我只好又给妻子发个红包，妻子开心地截图发朋友圈了。

五四青年节的时候，朋友圈里有很多人都感慨着自己离青春越来越远了。然而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更加热闹。他们不光给小朋友过节，自己还要寻找一下童年的感觉。他们找来小时候的照片，用手机拍下来，发到朋友圈里，感慨时光匆匆，那个瞬间，真的好像回到了童年。

至于端午节和中秋节来好像没有从前那么隆重了，也没有从前那么期盼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对春节还是很期盼的。春节是每个家庭大团圆的日子，虽然我们不再期盼吃什么穿什么，但是我们期盼那份浓浓的亲情。当我们都回到村庄里，围在大饭桌上的时候，才是一年中最快的节日。

开满栀子花的小院儿

栀子花盛开的季节，在红灯较长的路口，每天早晨都会有中年女人提着盛满栀子花的篮子，三五朵花为一组，用细线穿成串，向等红灯的司机出售。但凡遇到了，我都会买上一串，挂在车里。

喜欢栀子花，不是因为它的花瓣和颜色，而是她的香气。她的香，胜过任何珍贵的香水，是大自然天然纯净的香，能让整个车厢的气氛片刻间馥郁起来，香得痒都痒不开。

关于栀子花最深的记忆，是儿时的乡下小院儿。记得有一次在屋子里读书，读到难懂处，便心烦意乱，又恰逢屋外蝉鸣蛙噪来不断挑衅，便再也无心读下去，随即丢下书，出门寻它们去“找些乐子”。蝉和蛙是没寻到，却被突如其来的一股花香吸引，寻香而去，发现是小院儿墙角的栀子花开了。风送来阵阵清香，深吸一口气，五脏六腑顿时都舒服地叹了口气，心情也一下子澄澈起来。

后来，便常坐在小院的栀子花前读书。有一次刚好读到唐代诗人王建写的一首栀子诗：“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斜。妇姑相唤浴蚕去，闲着中庭栀子花。”这首诗读起来甚为亲切，觉得诗人写的情景便是我眼前画面，我就真真切切地坐在这样的环境里。院外有绿木翠竹，院内有鸡有鸭，也正好有一排盛开的栀子花，悄悄地送来缕缕清香。

事实上，农家少闲月，这个时节大家都在忙农活，又能有多少时间和闲情雅致去欣赏院子里的栀子花呢？顶多是在辛苦劳作了一天，傍晚坐在小院儿吃饭的功夫，吸吸那栀子花的香味儿，叙一叙家常，聊一聊收成而已。

在外求学的时候，因同桌的父母工作调动到外地，他便邀请我去他家住，算是做伴一起看家护院。那时正是夏天，他家小院的栀子花开的正盛，浓郁的香气，常使我们丢了书卷，高卧北窗，享受那份难得的惬意。待到傍晚又逢一场骤雨飘过，却打不湿也压不住栀子花香窜满了整个院子，成了我难以忘怀的香甜的记忆。

我想，但凡是热爱生活之人，大约都想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院，或绿柳成荫，花团锦绣，或青菜成畦，瓜果飘香。而我就简单的多，有一排栀子花就心满意足。虽然栀子不似玫瑰般瑰丽，不似牡丹般华贵，但我就是喜欢她的清雅素净，淡泊宁静。

那种清雅，那种宁静，那种幽幽的香气，就是生活和诗意的流淌，怎能不令人向往？

“栀子花开，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。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……”

正如这首歌唱的那样，栀子花花期颇短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徒留香气心间缠绕，引人向往，像极了我们的青春——洁白芬芳，短暂而美好。正因为如此，开满栀子的校园，成了我们心底里永久的精神小院儿。

如今，久居繁华的都市，栀子花倒是不少见，但开满栀子花的一方小院儿，却从未遇过。纵然有，大抵也都是昂贵奢侈的富家之地，自然少了那份恬淡宁静。所以，我愈加向往诗人笔下那方栀子花开的小院，也更加想念故乡的栀子花小院。

其实仔细想想，那些栀子花，开在诗词里的小院儿也好，开在故乡的小院儿也罢，都是摇曳生姿的美，美在天地间；都是沁人心脾的香，香在人心头，香在岁月里……

◎黄廷付

◎鲍旭明

◎马庆民